

電郵:tkporg@takungpao.com 傳真:28345135

## 為好起來而慢下來

黃燕

## 詮釋國家形象

葉知見

「中國到了需要來樹立國家形象的階段。」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副所長李向陽日前表示，隨著綜合實力的日益增強，中國融入全球化的程度越來越深，對全球政治、外交、金融等方面影響越來越大。而中國此前在塑造自身形象方面，無論是政府和民間都做得還不夠。在我看來，這次抓住名人詮釋國家形象，很值得期待。名人之所以成為名人，是因為他們在某一領域有其過人之處。而且名人之所以能夠成功，也是付出了相當的努力的。名人效應是廣泛存在的，借助名人的影響力，來迅速地提高國家形象，可謂緊密相連。

據報道，《人物篇》的創意架構中，由約50人的中國科技界、體育界、金融界、思想界、企業界等領域名人，按一組組的群像出現，來詮釋祖國形象。姚明、楊利偉、丁俊暉等各個領域名人的「大聚會」，強大的名人陣容必將使國家形象散發出強勁的衝擊力和震撼力。

其實，不少國家在宣傳國際形象方面，也是借助各界名人來打造自己的品牌。如果我們也在這方面去完善，那該多好！舉個例子，姚明之所以能夠成為現代中國的一個積極符號，不但因為他體現了籃球運動的高超技巧和中國人吃苦耐勞的精神，更因為他在慈善事業、公益廣告中扮演著善良角色。這些都是中國國民性格的正面反映。

隨着中國經濟的迅猛發展，中國正在越來越多地參與國際事務，並被世界各國人民重新認識和接納，中國的國家形象已經越來越正面。「名人詮釋國家形象」不僅是公眾獲知外部世界資訊的渠道，直接影響着社會公眾對某一國家的認識、看法和態度，而且是一國形象進入國際社會的重要通道。

抓住「名人詮釋國家形象」關注點，在廣告傳播的同時，以新聞的形式，巧妙地以強勢、有效的廣告力來傳播中國，應是一個戰略選擇。在這個過程中，受益的將不僅是中國國家形象本身。

## 醫治中國人的「失魂症」

張忠文



「一言興邦，一言喪邦」，說的是廉頗、閻相如、諸葛亮、周公瑾、曾國藩、李鴻章之類大人物。他們執權樹國、經天緯地，確有「一笑而天下康寧，一怒而山崩海嘯」的氣勢和能量。平民百姓不同，你沒處在那個位置，當然起不到那麼大的作用。「天下興亡，匹夫有責」說的是另一層意思：再卑微的人，也應為國家社會的進步奉獻一分力量。這裡強調的是一種精神。盡力而已，效果如何，非所計也。

### 該做的事不去做

平常人，儘管擔不起「興邦、喪邦」的沉重，但他的話有時也很重要，甚至關乎到「人命」。年初，某幼兒園就因教師少了一句話，竟葬送了一個幼兒的生命：園長早晨用車把六七個孩子接到園裡，交給了班上老師。這時出了個致命的差錯：車上落了個孩子。直到午飯，班上老師才說缺人。一找，幼童已憋死車中。這實在是不該發生的悲劇。當然，過在園長。但我卻對那位班上老師有雙倍的憤怒，要給以雙倍的討伐。園長丟了孩子，過在一時疏忽，只能說是意外。班上教師則不同。她整天和那麼幾個孩子廝守在一起，怎麼缺了一個，竟渾然不覺，「有若無、無若有」呢？莫非大半天裡，她的魂兒飛到瓜哇國去了，留在教室裡的只是一具活屍？

失魂，魂不守舍，心不在焉，該做、能做、不難做的事，瞪眼不做。環顧周遭，此類患者，比比皆是。最常見的，修路爛尾，幾鏟子水泥的活兒，偏不幹完，連同一堆渣土，擱上十天半月沒人管。

## 協力打造文化地鐵

林華



近來，國務院已批准和將批准二十八個城市的地鐵規劃項目。如何為地鐵這一公共空間注入藝術元素和文化氣息，從而展示城市的情懷與魅力，建設者們仍在繼續積極探索。

在北京、上海和南京等地，地鐵承載着更多的文化內涵。例如，北京地鐵的藝術空間逐漸成形，如4號線的藝術壁畫，5號線的書法雕刻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國內地鐵裡的藝術形式越來越豐富的同時，一些所謂的行為藝術也開始「入侵」地鐵，車上乘客紛紛表示反感。

有關專家認為，目前仍有一些因素制約公共藝術在地鐵的發展。首先是地鐵空間內商業廣告和藝術品空間的博弈問題；其次是公共藝術設置的位置及形式單一，也缺少乘客的參與；另外，何種藝術可以進入地鐵空間，如行為藝術能否進入地鐵？目前對行為藝術立法的條件尚不成熟，將先行展開立法的研究論證。

### 中國藝術向地鐵延伸

中國最早的地鐵——北京地鐵在1969年10月1日投入試運營後，其建設也考慮到公共藝術的問題，這就是在20世紀70年代初中國美術史上的北京地鐵布置畫的創作。那時候集中了全國在創作上有成就的畫家，創作了一批主題性的作品，反映了那個時代的現實要求。

隨着北京地鐵5號線、10號線、機場快軌和4號線的運營，地鐵這一藝術新空間逐漸成形，5號線的書法雕刻、東四站的棋盤地面、10號線的燈光設計、4號線的藝術壁畫，都獨具風格。

上海地鐵承載着更多的文化內涵。地鐵2號線從浦西到浦東，七幅主題鮮明的壁畫分布其中的七個站點，不但為乘客提供了舒適的環境，更增添了濃濃的藝術氛圍。

在世博會之前，上海地鐵方面在1、2、4、6、7、8、9、10號線等八條線路的五十一座車站全面實施「上海地鐵車站公共藝術新改建系列工程」。五十一幅藝術壁畫成為世博會期間的一道時尚文化藝術風景線。

在南京地鐵2號線莫愁湖站，隨着車門的緩緩打開，漆藝結合馬賽克的鑲嵌，龍舟、水紋、糉子、孩童……冷暖色系漸變，一幅色彩明亮的端午節壁畫展現現在乘客面前。令人驚訝的是，這幅壁畫繞站台一周，不論從哪個方位下車의乘客都可以享受



8月5日，西藏當雄縣納木湖鄉恰嘎村舉行一年一度賽馬會，全村40匹馬參賽，以此慶祝豐收。

說，郵局、保險、銀行和其他一些窗口行業，基本上還是國有國營，其管理辦法和運營模式仍然沿襲計劃經濟的套路。所以，這些部門的工作儘管漏洞百出，卻既不着急，也不知羞，更不想改。

### 別人的事不認真

工作人員（並不限於上述部門）則是「失魂」。當然，這失魂是「選擇性」的。誰都不缺心計或心機，琢磨自己的事兒，無窮的精細，針尖大的利也不放手，半點魂都不會失。別人的事兒，則盡可能糊弄，推一推動一動，甚至推了也不動，絕不多用半分心思。總覺得給別人幹事兒吃虧，缺乏責任心、使命感，缺乏那種「為創造出一件漂亮工程」而感到無尚光榮的成就感。更多的是苟且、猥瑣的心思：「用了個小計謀，省了力、省了料、省了錢。」並為之竊喜。這樣，便到處都是「無形服務不到位，有形工程豆腐渣」之類不合格答卷了。更可怕的是，這失魂症還有很強的傳染性。「他張某失魂，照樣優哉游哉，我幹麼那麼叫真？」於是，你失魂、我失魂，失魂便成了一種新「國病」。

這使人不能不想起大約兩年前的一件舊聞。上海某舊樓主人忽然收到德國某公司的公函，說該樓是他們於19世紀末的某年設計建造的，已到了壽命期，須注意對什麼部位做什麼樣的檢修，以防意外。這消息着實讓人吃驚。百多年前的「海外」工程，經過了兩次世界大戰，而德國人卻還念念不忘，鄭重其事地寄來公函，認真負責地交代有關樓盤的維修工作。這是何等樣的嚴謹、嚴格，何等樣的精細、精準，何等樣的敬業啊！

中國要現代化，首先要中國「人」現代化。看看德國人的工作勁頭、精神風貌，想想我們的「失魂」，該知努力方向了。

作者為資深評論員

廣州地鐵上演了一群年輕人用「不穿褲子坐地鐵」宣傳低碳生活、迎接亞運的行為藝術。該事件經媒體報道後，引起了各方面的關注。所謂行為藝術，由於與大眾審美存在一定反差，自進入中國以來，一直存在較大的爭議。

### 讓行為藝術遠離地鐵

有關專家表示，一切行為必須以不侵害人類社會的整體利益為前提，而打着行為藝術旗號的某些做法，早已背離藝術道德的底線，也遠遠背離了社會道德、良知和法律。

為此，上海市人大代表建議上海對怪誕的地鐵行為藝術說「不」。對此，上海市文廣局表示，將加強正面宣傳，引導公眾自覺抵制腐朽沒落的文藝觀念，維護正常的公共秩序和社會穩定，同時加強與公安、城管執法部門、軌交運營等部門的協作，開展整治。

南京地鐵方面認為，地鐵不應該成為商業炒作的工具，為了確保地鐵正常運營秩序，堅決拒絕此類炒作再次發生。

廣州地鐵方面也表示，任何行為都要在法例之下實施，要遵從社會公德，讓多數人接受。否則，會按照破壞秩序和違反社會公德的條例予以制止。不允許以後在地鐵再發生類似情況，一旦發現將採取各種方式阻止。

不過，地鐵方面要制止此類活動，操作起來也不容易。首先，哪些是藝術行為哪些是擾亂秩序行為，不大好辨別和判斷；其次，「市民接受度」的標準也很難拿捏。看來，讓行為藝術遠離地鐵還有很長的路要走。



## 郭德綱難成藝術家

鄧子慶

2005年底，在網絡與媒體的相互作用之下，郭德綱借勢風雲突起，很快成為「著名相聲表演藝術家」。但就在郭德綱走紅的同時，一群相聲界的表演藝術家們，提出要抵制相聲中的三俗（庸俗、低俗、媚俗），矛頭直指郭德綱。隨後郭德綱借此創作了相聲段子《我要反三俗》，使得「郭式相聲」更大紅大紫。平心而論，筆者聽過不少郭德綱的相聲，總體感覺不錯。不否認其中有些單段子或無厘頭有點俗，但能博得大眾一笑，或許證明郭德綱的相聲恰恰是因俗而廣受青睞。

但郭德綱近期的一個相聲，讓筆者笑不出來，卻又耿耿於懷。事件起源於前不久郭德綱「別墅園佔綠地」風波，北京電視台某欄目記者前往別墅採訪此事時，遭到拒絕不說，還被郭德綱的徒弟毆打，致使關節脫臼、腦震盪。按說，徒弟打了人，師父要麼澄清辯解，要麼賠禮道歉，郭德綱卻在當晚編相聲大肆調侃。

如果筆者沒有記錯的話，郭德綱在不久前曾公開感謝兩個人，稱他們在「捧紅郭德綱」過程中功不可沒，其中一人就是北京電視台的某導演。如今卻說這是「醜陋的單位」，不知道大家作何感想。說實話，郭德綱此番言論已非「俗」所能形容，諸多侮辱性的語言，簡直讓人懷疑其身份究竟是不是藝術家——當然，郭德綱只承認「我是非著名表演藝術家，終身也達不到藝術家這個水平」。

眾所周知，藝術家稱謂，不僅對一個人的審美感受能力、創造性的想像、豐富的情感、嫺熟的藝術表現技巧等有著很高的要求，對一個人的修養、品格也有較高的要求。或許正是基於此，郭德綱的師父侯耀文生前曾指出其不足：「暫時還是不要賞給他『藝術家』。他在節目表演中還不夠成熟，我指的是修養上。他還需要時間來好好總結自己。」然而，郭德綱自己不崇尚藝術家也罷，反而在多個場合調侃、反諷藝術家，儼然藝術家成了損人的代名詞：你不知道我？我藝術家啊！我都藝術家一個多禮拜了。當然，藝術家的政治地位、社會地位的性質與一般人，本也該是無差別的，筆者不期待公眾用「藝術家」去衡量郭德綱各方面，並提出更高的要求。但作為公民，郭德綱的一些言行在尊重社會公德、尊重法治文明等最基本的義務方面，都做得不夠。

## 丘成桐戲說大學宴

然玉

世界著名數學家丘成桐教授最近在山東大學所作學術演講中表示，中國應該重視基礎科學人才的培養，加大對基礎科學的投入。丘成桐教授表示，一個教授年薪10—20萬，培養1000個教授的花費跟中國所有高校校長請客吃飯的錢加起來差不多。

從來沒有人將高校交際與教授培養聯繫起來，直到丘成桐給出上述判斷，公眾才意識到二者之間的關聯度與可比性。中國高教現狀，顯然難以令人滿意。於此，官方與民間口徑保持著難得的一致。大師無存、學術不彰、風氣渾噩，象牙塔越發背離應有的氣質稟性。大學官場化久為詬病，交際不斷、勾兌人情，酒桌即成學界。時下光景，推杯換盞之輩不絕，而埋頭治學者彌寡。丘教授隨口一比，便激起公眾廣泛共鳴，足見民意受傷之深。

應該強調的是，丘成桐此番高論固然很博好感，卻並非嚴格意義上的定量研究結論。我們並沒看到「高校校長請客花費總額」的權威數據，亦不確知培養一個教授到底要投資幾何。之於前者，或許永遠不會統計、不會公布；而之於後者，著實難於度量。教授們自非生產線上的商品，顯然不適用投入產出那套理論。但數據之模糊，並不能否定丘教授此番論斷的價值。

「培養1000個教授的花費，跟中國所有高校校長請客吃飯的錢加起來差不多」。類比或不精確，但其中隱含的批判與質疑確乎無錯。在一個高等教育滯滯不前的國度，高校交際卻異常紅火。如此語境下，公眾未見絲毫逆轉轉勢的希望。以酒桌取代書齋，以請客吃飯取代苦讀深究，甚是熱鬧。伴隨着寂寞消弭，治學的理想、育人的抱負，想必也瓦解於酒精與佳餚構建的偽學術圈下了吧。

如果說這個時代，精英階層的話語方式，由廣場敘事向書齋敘事退縮是一種無奈；那麼拋棄書齋敘事，以酒桌敘事取而代之，則是學界的自我遺棄與放逐。丘成桐的論斷，不經意間勾勒了學術共同體的庸俗化進程。